虞初續志

序

山來張先生輯虞初新志梓於家有其書矣誠以所編纂者事非荒唐不經文無鄙俚不類蔽之湯臨川之續合虞初原本光怪陸離足以鑿方心開靈漏彌覺引人入勝雖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凡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千態萬狀詎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文亦層出不窮也乎間取

國朝名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手披目覽似於山來先生新志之外尚多美不勝收爰擇錄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續志非敢謂開拓萬古心胸有關樂

觀止之歎然而其文其事則皆可以叱風雲鏘金石拗塵譚而備輶軒之咨訪者也乃不揣固陋校之梓人請以質諸大雅其獲免瀆貂之誚否特

嘉慶七年壬戌歲仲夏月穀旦鄭澍若醒愚氏書

虞初續志目錄

王遲鄭澍若醒愚編

桐門胡鳳九苞校

卷一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九

卷十一

卷十二

秦淮聞見錄

雲樵居士

虞初續志目錄終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徐乾學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賓永之外以全州爲門戶左倚蒼梧右據郴江 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 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

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為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紈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十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偽命。遺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踢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即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俟。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刼不得

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時三月朔日也疏至

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爲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

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强人心自固汝速赴

闕請兵來我爲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爲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衛國奏其事

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爲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

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子同齒劍死則無負

皇上知過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子變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

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于是賊偵知公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珮刀自剄血流被體

賊本前拘擣之公握刃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
被奪不得死賊舁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
而守公者甚嚴卧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
女四孫及婢僕四十人以凍餓相繼死十六年夏
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爲所誘乃使賊吳世
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僞詔欲降之公鬚
髮怒張目眥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卽死
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
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

公傾貲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宏烈宏烈以聞

上惻然憫嘆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馬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悉平次年夏世濟奉

詔迎公喪及冬至粵粵人言公既亡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拔一子色凜凜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瓣香酹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于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縊而卒今粵人言如此又部曲易友亮者奉衣一襲進曰此

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污賊手先卒數日授其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筍世濟泣受之以粤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
朝
上嘉嘆無已即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葬加祭謚文毅
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予祭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主之志久而彌堅而

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不備著。

鄭醒愚曰死吳逆之難。惟公與范文貞公並傳不朽而閤門殉節尤罕見也。

述趙希乾事

邱維屏

予崇禎八年。聞南豐趙孝子爲母疾剖其心。母既愈。孝子不死而孝子腸出腹間矢反自上出。後数自會城歸于南豐。凡五過。未及悉其詳。且求見其人。久之。孝子已由學生用宏光間登極恩選補

太學時罷去而以言星命術來寧都辱過始見之從得其友所為傳孝子姓趙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父師高遊于吳而豐城李見羅先生寓吳從之學歸著浩然集良弼金鏡錢鈔議九邊屯田議等書而蚤死遭兵亂希乾盡失其書頗自為恨希乾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妹有篤愛家人嘗覯優為劇見安安事即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希乾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瘠甚希乾念父之死以瘧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遽眴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

其可瘳采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即取刀坐床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為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剜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塞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煑進其母是時天既明其仲父出見以謂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血出處悶絕于床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希乾過余時去其事已

二十年方丁太母艱而其母亦無恙余怪希乾腸已斷不復屬而啜飲如恆人求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箭骨腹間箭腰鼻皆有帶縣繫于頸及背承所出腸箭既解而腸端瀝濡濡下乃如是不死死固衜不以刀刃哉始聞者言趙生事皆笑其愚及觀其友傳亦有取其愚者予竊以謂皆未之得希乾爲余言其大父父死時皆年三十有戊大母李有兄公之暴戾不能安其室希乾弟希元出爲從父師賓後希乾爲其大父父適子孫也又無兄弟茍如希乾意以自刃死則其父斬焉且令兩世節嫠

何以生哉然則希乾不可不謂之愚也其得不死非獨誠孝之感抑天不令其大母母無依而已矣希乾爲人愿樸年三十有六以亂奔亡時所讀書盡佚數從予借西銘定性書諸篇抄閱予知其學之日至也

彭躬菴曰不但序事如畫郎道己意處亦如畫

鄭醒愚曰此篇與前志少異故錄之

孝節婦鄭氏傳畧

覃藻功

孝節婦鄭氏福閩縣人諸生林國金妻也年二十一于歸孿生二子國奎病且卒婦決計殉縊不得

死就庭除前井姑覺徬徨從井提曰爲我存兩孤婦乃强活支離一室聲不出戶外已而兩孤痘殤一婦意今一雛可以累姑忽促投江水前渚漁者舉網截浪得不死載還未幾姑寢疾婦磨刀剖胸剪肝雜糜羹進姑姑疾遂瘳姑婦相倚者五年族有亡賴子夜分鑽室入婦驚蹴姑起起次日至徙宇避之亡賴子造媟書千言誣婦婦大恚舉刀割左耳不能斷奮力拉耳擲榻前姑與宗老具牒訴邑令令勿顧婦益恚曰誣不白存一耳听齷齪之言何爲復割其右者嚙齒奮刀刀躍背墜席觸絜

人。才。許。宗老復徃許令合勿。顧如初。大中丞卜公廉知。檄邑取林氏父兄狀胥吏始驚怖。罔知所爲。公示期。設座轅門。縱徃觀先捧兩耳進遍示觀者。隨閱媿書、怒甚、每一行。命批頰十數。已傳杖杖三十。論充邊衛戍。徐。手卮酒。獎婦之。父。而咎所生亡。賴。子。者。事白後半年。左耳更生完好。右始長輪廓悉。具。公開復申獎語。以婦年三十二。格于例。未得題。請。先是。郡。始旱。四。郊。禾就槁。忽。霈。雹。大。作。沛。然。雨。竟。夕。適。中。丞。下。檄。來。時。也。遠近傳者莫不頌公神。明。而太息痛恨于貪鄙。昏庸之邑令云。

鄭醒愚曰。節婦予祖姑也。少時家慈爲予言祖姑事甚悉。既而愚作一傳。以傳吾祖姑。又慮吾文不足以傳祖姑者爰中止。後讀述異記薄其不詳。及覩此。乃喟然而嘆。知凡事之有關於忠孝節義者。大人君子。固已發揚之。惟恐後耳。又烏待吾之傳吾祖姑也哉。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詠諧善揮霍多聲。樂之皆倫表則力崇

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呐呐。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出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悌弗與居。郎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于公堂。人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盍先明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

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眾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祖且盧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旦暮即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即有伏戈反向冀邀功于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即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杵臼為宗祀計雖忠不孝為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任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

倫表亦拜而愛之。公自是勇于殉難。無纖毫內顧于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縊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殮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叵測。既以叛者爲是。即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僚寀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藐法者疾之若讐。

乘此紀綱茂絶之時保無遷怒于噍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衆射之的此即當日程嬰杵臼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臼匿假孤于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杵臼而殺之眞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此時則偏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既三倍于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臼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于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

憚生者不畏必臣而畏逆臣猶有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蔡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于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攜柩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介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執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攻劉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

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背覆以淺土。為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欵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鐵鑰許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條錢入手。隨時散去。況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留。趙不信。將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

立妻有殊色趙將乃之欵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殺全家名節乎自縊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于倫表時耿鄭不睦鄭離告警檄趙出師趙叛倫表下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囹圄備嘗慘酷俟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潭不數月而

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于海倫表遣人從嵩孤爲扶櫬還鄉計詎料鄭兵伏于草莽奪陳兵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櫬北返然後冐死叩閽乞

聖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矯誥不終何以見知已于地下觸項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浙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强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于此矣自是日漸尫羸醫卜皆云不起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乎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已王公曰汝殉知已固宜但聞爾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亦不可乎倫表聞之憣然失色乃詣詣梢所

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于道而死于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兒易簀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于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上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夫顏回以年靳伯道以嗣替君

前車之既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爲之哉。

林四娘記

蒲松齡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帷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

矣有心愛姿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昨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于音節奏强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强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于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竊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

為麗蟲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為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為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維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為之公索其贈笑曰見女之語烏足為高

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墮淚。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為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乘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

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蕭。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為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所。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鄭醒愚曰前志有林四娘記吾閩林西仲先生文也其中事迹與此篇迥殊即林四娘自述姓氏里居亦相去遠甚惟二人皆以為晉江陳公寶鑰事耳然陳緣崖宮山東為諸仙父母之邪

而此定陳公任青州道時之事留仙自嘗詳悉顛末林西仲則與綠崖有桑梓之誼云陳公任江南驛傳道爲其所述則事又近乎可信錄之以見與前篇傳聞之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于九月廿六日在淞涇周我園家與羣閒佳士王慶孫同脩慶孫述會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

共養父母焉小居于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店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晉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于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

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畢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于橱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橱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摴蒱。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游家，并囑其家作輸錢于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須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

總兵劉兆以聯來其問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瞿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原評云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之給老猶博奕樗蒲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厥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又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覩

此能無愧乎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
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畢
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
而惡之飾桃梗須已送廟間若代已者乃復圖其
影于幃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
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
視若已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
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

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嫌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留鵲口噤則具權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留留爲蓋公愛是人并愛子以爲爲子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所當斯時有婦辭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奪設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摟身擲于地公急止

之曰賢哉歎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
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
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
請先死君前不然倘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詘雙膝
着地曰以公君既而有戚媪居京師者假予言遣
之初不信重强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絶一婢持抱
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
厥血上壅延液結轄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
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
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嘗從阿潘居尼

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月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郎予師馮公所遺媵也一名來予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予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櫝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矣

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顧僵禁不內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黃門家。盍診之。既診曰。是氣壓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塡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厭不上。關五藏。入會皆結。轄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爲小妻及予室

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辮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推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詘兩膝跪墟甸勿遺予慰之既而予戚媪有居京者假予言遺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拘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攫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擲躅氣絶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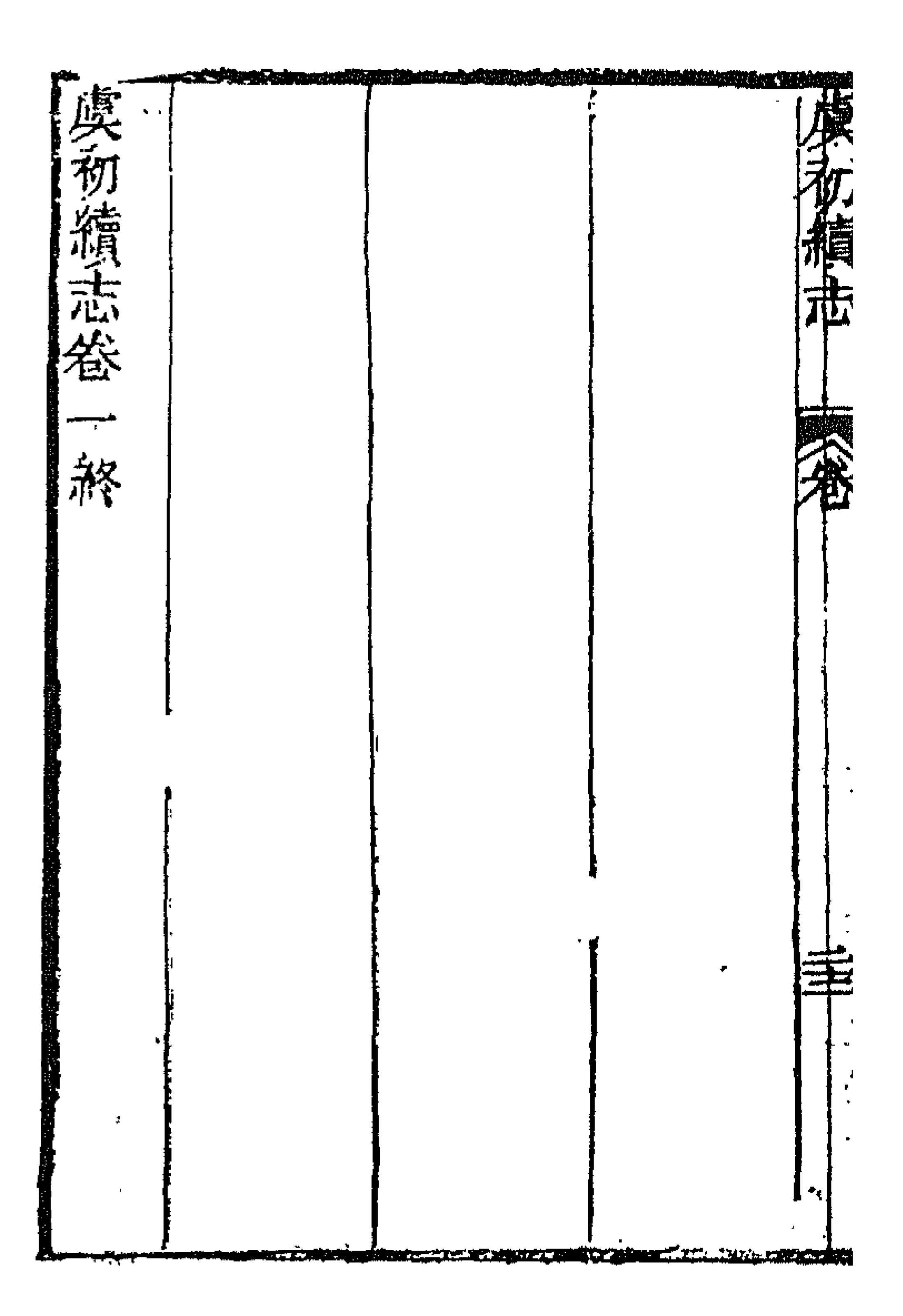
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匜鉢理錡鬲湔本燒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紋桑皮韲末探鼻竅中焚石炭于盎澆以醯用巾覆首接盎沿使臭沸而騰入于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既而鼽嚏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錐齒間研丸子嚥之不內再嚥之且擣雞餇之熟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覆藥注之涎盡然血尚未下常是時病者拳手坼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之于是和齊市眾沓穰責令嚥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責渣食當能

言預貯萵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鐘聲若有喏嘘
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聽果能言初曼殊
善病嘗夢奶奶哭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着
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奶奶至曰吾憐汝汝飲汝葛婆
水一竪而醒葛婆者疑葛媼之訛也然而先生果
葛姓方孕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祠有碧
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也又曰正是
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為仙矣嘗讀倉
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
先生非耶先生名天麐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

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原評云。較倉公傳有倫脊。但分敘兩事不覺界

劃。六么拍序中。仍有散序方見名手


虞初續志卷一終

虞初續志卷二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㵾鄭澍若醒愚編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愞而怠。男女犇竄。應元帶刀鞬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

呼曰事急矣入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昕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堂檄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為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為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　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距

攻之輒救速者則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二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知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

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今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糈粟麥豆萬石他酒酤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署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檄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礧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眾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

元命用鉄葉裹門板貫鉄緪護之取空棺實以土塡隤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睨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呌噪若將縋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遣語

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日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貰然輕財賞賜無所恡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斂酹醱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名選覔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畧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

千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矣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柰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携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忠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鉅冑皆鑌鐵刀斧及之声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

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烟焰霧雨中蟻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失召乾者入所當殺死以千數再敗門閂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躍身投前湖水不沒應而劉良佐合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絶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之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五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

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于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呼可感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崇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絶憐之宮人見主憂流氣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

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君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于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于鼎湖也時尚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歷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

而香且數日也費宫人曰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
管井中賊夠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
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艷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輙
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忧如常
之辟易于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
羅姓者羅于闖衙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
酧勳羅甚喜宫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
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于其
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宫人泣
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

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卺酌又以大觥進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盡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頹然就卧鼾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閨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七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頭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鬨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刎粉項而倏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

為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宮宮妾耶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郎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鄭醒愚曰毛西河言宮人頗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亦足褫自成之愧矣

義猫記　　徐岳

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猫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猫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宵遁過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猫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

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窩人屍與猫俱
在神㕙下買棺瘞之埋其猫於側嗚呼蟲魚禽獸
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恩
遡之青蛇袁家兒之大鄉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
不勝屈若猫之三覆鴆酒何其靈呼救不得殉之
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
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猫之幾
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
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
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虛王而不能捍臨難

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傲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

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王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嶽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邢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嶽人猶為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嶽為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迆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

之以與他縣相掎角遂築叢山關已而　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擐兵登陴不少息開門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　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人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囑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督師

哲六姊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奉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很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僉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詞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佰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上無以尚也予得其始末

於翁君漢津竊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駉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謂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歎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嗟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稼撫夫翁君漢津云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

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繇以貴人豈不異哉張佾者蔡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端推作繇作爲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踡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異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哀哀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繇好學深思常偃仰図意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繇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繇既就徵春官而渭

益落常試居下白袖其友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友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友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譟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纍入對策言今天下剿賊庸秦蜀冡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友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纍復罷春官渭亦且推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既罔

也。天下方有事。朝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鋤。耰。或遂怒罵其坐客。或號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火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圖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文人吳伯裔吳伯胥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怛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涸追趨乎。作霖必死矣。後用申宏光立錄中外

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頭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而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頭徐步行口喃喃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産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儈駔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

四子之交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搢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喬與霖之大畧者也循稱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謂乃自比徐渭鄧𥚃亦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烈婦張氏滿苑梁公以幃妻也父為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歲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靡爛商邱閧賊逼境咸惶懼公按行城堡脩守禦招戍邏

凡飛芻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竊公憊慨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世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翦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既久冑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公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

首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槖裝市牛酒以資軍冀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馬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蹀蹀遶城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攄烈婦聞之驅婢發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係環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

別時語而詈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村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夔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燄中老嫗急拔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于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已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絶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欷歔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

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立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玆不具論論其大者

瞽女琵琶記　吳陳琰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過詣塗時積兩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涉水面衣履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間顧曰若何爲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

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眞仙也牀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二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朔賈墨而淫縱知其事豔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

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間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圉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隳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騷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姦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竟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陞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石佛菴在映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築壓壁之肩。徐菴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築倚石佛菴稍寬壓菴之肩。石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古佛。古佛之外。無餘佛。石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趺坐。與世像同。而古佛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槁飡削。肩臥準斯。螺髻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臍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粟粟。若六花週繞強自撐耐者。皆儼若鳥巢其頂者。藤蔓若藤穿其膝者行者

賢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衡擎貝葉兩目不瞬注貝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循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頭外雙目宛轉善睨人人亦與之左右睨徃徃人象相睨有久而不捨者左文殊與普賢雁行於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一手着膝上坐獅獅之狀麗然以伏貌猛而性善然人之畏獅不若畏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燭射照闔人即大恐退以為室有鬼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烱烱者獅之目蓋獅目陽燧為之也故人之宿於菴者畏象

又不若愛獮

澹人云無想不結無衫不履畫家逸品反在神
品之上

誌王成事　　　　　　　　蒲松齡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卧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所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欵式因把

釵疇昔歟一媪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媪喜極讚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荅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媪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媪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媪歎曰嘻王柬之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媪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

復相見王挽留之姬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悕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米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柰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撿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企胥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蕩剩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姬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

對匆懶宜急匆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濘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 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賤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

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斷貴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鬭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

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斃。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鶉鬬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

元輒放民間把鷄者大郎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尚有萬分一鷄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寸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鷄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即有一人把鷄趨而進王命放鷄客亦放畧一騰踔客鷄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鷄鍛羽更選其

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翎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鬭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玉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鷄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鬭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可致顛願之

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願大王既愛好之尚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值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

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日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慰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鄭醒愚曰懶若能致富世之浮手惰民豈復有貧賤哉須知王成之富非懶得之實由至性不移得之也

虞初續志卷二終